

給那些男人

——如今他們也只能是那些男人了

無人之父——悼亡兒

在喧囂的此岸，我拋灑你
我拋灑你給天地給那一片湛藍
多風的船舷我倚靠殘餘的日光
我的思念隨船身傾斜又擺正
眼角持續酸楚微潮。要用多少夜晚
我才可以沉沉睡著做一個無夢的人？
什麼時候才能習慣自己已是無人之父
讓習慣成爲自己的第二個靈魂？

讓我忘了你就是我，我血中的血
肉中的肉、夢中一個對倒的夢
讓我忘了風中所有訊息
沒有星星的夜晚雷聲與閃電並起
此岸的喧囂都留給我了，這無人的
此岸，是我與自身在辯解在分離

時間大床上，我汗濕了自己
鑽深黑暗的房間供你居留
你就是我源源湧出的快樂
潮濕的角落，溫暖已經夠用
猛力撞擊著無意義的時候
你就是意義在滋長在茁壯

此岸已經無人，已經沒有你了
這世界終究要繼續缺著角
你化爲灰我把你還給這世界
無人支付，這最好的時光
我與你偷偷的把時間藏起來
勾著指頭偷偷說不會忘記

雨已經要開始下了，我就是你
最初與最終，最孤獨的幻影

無父之人——為父親撿骨

日子過去了，靈魂是不是
也就過去？也就不需要想起？
戶籍中斜槓註記著你的不在場
證明你的存在以及消失都有斷限
你不在的房子裡面，有我們在
你在的房子，或者有蛇鼠螞蟻
與你同在。時間長滿雜草
也長滿了我靈魂的憂患
七歲那年偏遠的哭聲不再
如今我只有逐漸亂竄的鬍鬚
與你一樣。也有一些思想的茫然
在體內漸次成熟，衰老

我曾揮拳毆打同學，只因他說
哈哈你這個沒有爸爸的小孩
我曾一圈又一圈在空曠的操場奔跑
不覺生命的徒然。也曾吹響一把
清亮的直笛，用高音將自己擁抱
那就是造物者的魔術了，塵歸塵
土歸土，該模糊的都要模糊
有人說滴血可以認親，而我指認你
撿拾你、拼湊你，直到天空把黑傘打開
直到血與肉不再，而骸骨早已皚皚

我領受你，我貯存你，我把你的身骨
一一歸位，在春天的甕中封藏、告別
你給我姓名，我們給了彼此稱謂
你讓我在被命運流放之後又有家可回
你當年摸著我的頭，我現在輕輕放下
你的顱骨，任時間空洞、任時間荒蕪
我不會忘記的遠方迎面而來

明天以後——為祖父守靈而作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一個夜晚
有一生那麼長，幻覺在心中漲滿
沒有人告訴我，沒有人看見
遙遠的神靈以及祂的手，沒有
誰在意這個世界誰已經無話可說

誰已經無話可說？誰已經
靜靜的躺臥。沉默充滿時間
大提琴始終在我們身後低聲拉扯
我不知道的事。我也不願意猜測
——乾淨的靈魂將會變成什麼
清潔的精神又會變成什麼

如果這時候你依然體熱
黑暗來不及侵襲我的心
憂患的眾弦就不會張開
如果願意，你會不會對我說——
生命是出航，存在不過是遠離
灣岸。面對一重又一重的浪潮
等速行進，朝向
死亡那一端

不過是，趁著黑夜你離開
你有你的帆、你的風向
你想不想念我最後為你鋪的
床單？上面還沾著我的手汗
你再也沒有什麼好擔心，再也
沒有什麼可以失去

你告訴我靜寂，這就是活著
這就是人生。生命裡好多事情
傷害與溫柔並存，愛與痛共生
你將繼續在我的故事中活著
在每一個明天以後